

素是處理邊界問題的關鍵，「現代」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作者還強調空間互動，中日朝三國地理和歷史的相似性決定其中一個國家的任何重大變化將立即重新定義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本書論述1881至1919年圖們江邊界爭端和劃界的過程，但作者並未局限於「邊界」本身，而是為我們描述一個複雜多樣的邊疆社會。作者將圖們江地區置於中心，探討該地區如何成為不同政權、不同勢力之間進行地緣政治、經濟鬥爭的場域，以及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如何轉型，從而向我們展現「多邊之地方」(multilateral local)、「區域之地方」(regional local)和「全球之地方」(global local)。在分析過程中，作者兼顧中、日、朝的文獻記載，為我們提供不同的視角。但本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可能作者為了全面展現圖們江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對某些問題的探討還有繼續挖掘的可能，比如社會結構、族群關係等。圖們江地區是19世紀後期逐步形成的移民社會，不同政權、各種勢力的介入究竟對社會結構產生何種影響？區域本身的流動性比較強，那麼在轉型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結構如何變遷？族群關係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論述身份政治的時候，作者似乎更側重於國家政策，對於解釋不同階層的朝鮮人如何選擇政治身份，則略顯單薄。既然政治身份是可選擇的，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探討身份的流動性。另外，族群認同對政治身份的選擇是否有影響，也是一個饒有興趣的話題。

劉建莉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前田正名著，楊蕤、尹燕燕譯，《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238頁。

本書原名《陝西橫山の歴史地理學研究》，副標題為「十世紀、十一世紀におけるオルドス沙漠南縁の白於山付近山地に関する歴史地理學的研究」，1962年由日本教育書籍社出版，為「東洋歷史地理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一。該書出版時為油印本，印刷、裝訂較為粗糙。在本書中前田首次對宋代橫山地區的自然景觀、民族、物產、交通道路、貿易等做了深入的研究。這部西夏學研究的著作早於香港林旅芝的《西夏史》（香港：香港出版社，1975），也早於吳天墀的《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李蔚的《簡明西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鍾侃、吳峰雲、李範文的《西夏簡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等著作，該書無論在西夏學還是歷史地理學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學術史地位，然而限於日文版的緣故，很少為中國大陸學者所熟知。楊蕤、尹燕燕將其翻譯成中文，為中國國內學者研究西夏學和歷史地理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填補國內六十年代西夏學學術史研究的空白，難能可貴。對於我這個騎着摩托車在溝壑縱橫的橫山穿行不下20次、研究宋夏古城定位的人來說，《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一書無疑成為先睹為快的著作。

《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一書的建樹頗多，限於篇幅，以下略述一二。前田正名首先討論橫山地區地理範圍的設定，提出廣義的橫山和狹義的橫山。廣義的橫山是指從北宋麟府地區到鎮戎軍一線的宋夏沿邊地區；狹義的橫山指今陝北白於山緣邊地帶。從文中涉及的內容看出，前田正名主要討論廣義橫山地區的歷史地理狀況。橫山地區年降水量在400mm左右，橫山正處在今天農牧交錯地帶，是一個環境敏感區。前田選擇橫山地區作為研究對象，就是認識到橫山地區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和在宋夏戰爭中的獨特地位。

本書是將地文因素與人文因素進行有機融匯的嘗試。該書在談到每個區域的時候不僅涉及到當地的溝壑縱橫和河流谷地等地貌要素，而且涉及到本地區的乾旱程度，這是對當地乾濕冷暖氣候因素的關注。前田在1960年代就關注橫山地區氣候因素對地理環境的影響，十分可貴。

本書在第五章探討北宋橫山地區的鐵、鹽、馬、農產等戰略物資，雖然是定性分析，但也對產地、規模作估量，對產鹽地、產馬地、產鐵地作出推測，同時對橫山地區的耕地也做了大體界定。這些對自然因素的重視，提高該書的科學性。

本書分延州、划州、環州、鹽州、宥州、夏州、銀州、麟州等區域，根據宋代文獻的記載，將橫山地區居民構成、物產、交通道路、貿易等人文景觀一一探討，並做簡短的評價，同時對橫山一帶的民族進行梳理，其中對藏才族的研究較為深入，並繪有地圖，其系統性至今未有出其右者。

前田的著作基本呈現宋代當地的自然—人文景觀。在上世紀60年代世界西夏史研究還相當薄弱前提下，前田就開始解決宋夏關係研究中的這些具體問題，與同時代對西夏學的研究相比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填補西夏地理研究的空白。前田將10至11世紀橫山地區的自然景觀與人為景觀的同時進行考察，其研究方法和一些研究結論，在今天看來尙有新意。正如楊蕤在〈後記〉所說，兩個因素決定了歷史時期這一地區的經濟格局和生態景觀：一是

自然地理的狀況；二是居民結構。實際上前田正名也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分析橫山地區的植被、土壤等狀況對農牧格局的影響，然後討論這裡的居民結構，繼而討論交通以及貿易狀況。

該書還對橫山地區的交通路線作出初步探索，根據堡寨分佈和河谷山梁的自然走向復原宋夏間橫山地區交通道路，1962年遠在日本的前田先生能做出如此細緻的探索，實屬難能可貴。

翻譯工作也是一種再創作的過程。楊蕤、尹燕燕在翻譯此書時，除了做大量的翻譯校對外，還做了大量的注釋。一是對原書敘述的歷史事件未說明來源的文獻，在頁下注出文獻原文，使讀者更全面地了解文獻記載；二是對前田沒有引用的重要文獻，利用注釋補充，以供讀者深入理解；三是在前田結論與其他人研究成果不甚一致的地方，引用他人觀點，以明確區別。增加的注釋一律標注「——譯者」字樣，以便於保持原書原貌。譯著全書增加注釋一百五十餘條，大大豐富原著的內容，這些工作為讀者閱讀原著鋪平道路，體現譯者對前輩作者的敬仰。

譯著增加的注釋，甚有特點。如對秀延水的注釋曰：「秀延水，亦稱清澗河，發源於陝西省子長縣李家岔鄉周家嶺，向東流經子長縣、清澗縣、延川縣，在延川縣蘇亞河村注入黃河。——譯者。」（頁22）用簡短的語言，對河流發源地、走向、流經地、注入什麼河、入河口作了詳細的交代，反映譯者現代地理學的素養。又如，原書正文曰：「熙寧七年，經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的請命，將元豐七年的米脂、義合、浮圖、懷寧、綏平這六座城寨歸於綏德城管轄。」（頁37）這些城寨多是元豐四年（1081）五路伐夏，北宋從西夏手中奪得。原書出現時間錯置，將元豐七年（1084）的事件提前到熙寧七年（1074）。面對這樣的問題，譯者注釋曰：「《宋史》卷87《地理志》載：『元豐七年，以米脂、義合、浮圖、懷寧、順安、綏平六城皆隸綏德城。』第2147頁。——譯者。」匡正原書出現的失誤，又將文獻出處交代清楚，並注明是「譯者」的注釋，尊重原著，反映譯者嚴格尊重史料的歷史學素養。

譯者還給該書編寫〈地名索引〉附於書後，便於讀者檢索，足見譯者在翻譯這本著作中所耗精力之多。尤值一提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重新查閱漢文文獻，注引今天標點本，並標注版本和頁碼；重新繪製地圖，增加橫山一帶的地理景觀圖、古城遺址圖、冶鐵遺址圖等二十多幅，反映譯者的考古學素養。如「圖5-1 陝北境內的西夏遺存『牛碾子』」（頁138），「圖5-2 陝西橫山魏家樓一帶發現的鐵礦石遺跡」等（頁138）為原書增色不少。

譯者在書的末尾，附錄評述文章〈區域研究的若干啟示——兼評前田正名《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對前田正名該書學術史地位給予充份肯定；高度評價前田對宋夏戰爭中具有獨特地位的橫山地理範圍選定的獨到眼光；肯定前田研究橫山地區經濟地理的前沿性；高度評價前田著作中在自然地理的基礎上，對區域居民結構、貿易、交通等因素的考察，展現自然—人文景觀的宏觀思維。當然也指出《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研究的不足，如對宋代橫山地區自然景觀的復原不夠準確，譯者認為橫山地區自然景觀應為：疏林—草原—耕地相間的自然景觀；又如對資料運用的局限、地理名詞應用不夠恰當等問題，譯者也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反映譯者不僅對橫山地區自然地理狀況十分熟悉，而且對橫山地區的歷史狀況也頗有研究。因為楊蕤是陝西橫山縣人，熟悉故鄉的風土人情，又出版過《西夏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一書，可以說，譯者是站在當地人的視野翻譯這本書，站在內行的角度評價這本書。

張多勇

北方民族大學鄂爾多斯盆地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連瑞枝，《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620頁。

臺灣交通大學連瑞枝教授的新著《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立足邊陲社會的內在經驗，以社會流動和身份選擇為切入點，探討明朝征服大理社會後，以「白人」為主體的當地人群如何適應或逃避明帝國的治理，而這些選擇和分流又如何導向了族群的形成等問題。

全書共分為15個章節：前三章為緒論，兼及明代以來不同人群對大理古代史的重構問題；後12章則分作「僧侶」、「土人」和「土官和山鄉政治」三個部份。在第一部「僧侶」中，作者以無極、趙賜和董賢三位明初入京的大理僧侶為例，闡明大理僧團在明初的三種上行渠道和內部分化，包括：成為禪僧，受大理府僧綱司管轄；以在家密僧的身份入京求取朝廷國師的稱號；推動設置阿吒力僧綱司衙門，以土官形式承襲僧職。然而，無論國師還是僧官，他們在明中後期皆面臨不同的困境：在家密僧演變為僅司薦亡超度儀式的瑜伽教僧，其象徵宗教神聖的領導地位消失；阿吒力僧則因其與宮廷